



MG

I246.8

39

戰時國民讀物

(民間殺敵故事之二)

中華好兒女

徐君梅編

福建省政府教育廳印行



3 1774 7116 0

弁言

中華民族站起來了，我們對抗敵人的血的搏鬥已經展開了三個年頭，目前正英勇地繼續着。中華民族每一個份子的熱血與頭顱，都已經，或準備着為祖國犧牲，企圖通過了這空前的大時代，把民族的厄運振轉過來，共同建設新的中國。

勝利當然屬於我方，但別忘記全民族份子的積極發動，更能促使已有把握的勝利早日到臨，抗戰進入了目前這一階段，政治是軍於軍事的；抗戰知識與技能的灌輸，更為不可或緩的工作；唯其如此，才能引起普遍的抗戰的情緒，充實抗戰實力。

本讀物的刊行，即是針對着這一點。全部讀物內容擬暫包括：①國際知識，②科學知識，③模範人物，④敵情報導，⑤政治常識，⑥經濟常識，⑦史地知識，⑧衛生常識，⑨軍事知識，⑩抗戰歌謠，⑪通俗小說，⑫民間殺敵故事，⑬前綫殺敵事蹟，⑭教育界抗戰史蹟等部十四類，每類的種數視需要來決定。內容以一般民衆為對象，文字力求活潑通俗，可以作為中心學校及國民學校的補充教材，亦可供民衆平日閱讀之用。

中華好兒女

目次

- 一、李鴨仔當團長
- 二、繁昌的婦女們
- 三、雷元壽
- 四、虎口鴛鴦
- 五、老虎胡春台
- 六、女兵唐桂林
- 七、三與二之比
- 八、曹友生
- 九、兩個够本够利的故事
- 十、義訓報國
- 十一、一舉兩得
- 十二、青年英雄郭長青

中華好兒女

李鴨仔當團長

自古道「白屋出公卿」。做個人只愁不發奮；肯咬起牙根，拋開牽掛，到沙場和敵寇拚命，到頭來衣錦還鄉，光宗耀祖，是極容易的事。不信嗎？有李鴨仔當團長為證。

李鴨仔論起來還是我們的同鄉。祖居莆田縣，早年喪父，老母在堂，沒有兄弟也沒有姊妹，母子二人，非常窮苦，平生未曾讀過半天的書，虧得身體魁梧，膂力過人，閑來入山砍柴挑市賣錢過活，就是食喝幾杯酒，但從沒有醉過。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過的是清閑自在的生活。

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，日寇攻打北平城郊蘆溝橋，我國抵抗，引起全面抗戰。日本鬼子在戰場上給我們打得急了，用飛機到後方各省濫炸起來；炸彈落處，轟轟隆隆，房子被炸燬的，到處皆是，男男女女被炸死的，不知多多少少。真個是屋舍為墟，流離失所，一派荒涼景象。李鴨仔這時候生意清淡，心想橫豎跌在莆田家鄉，也不成事兒，打定主意由莆田取道福州，北上南平

尋親。——他原有一門遠房親戚住在那裏，聽說近幾年景况不錯，意欲投奔他，覓個安身。

一路上終日警報，天空飛機來往不絕，一粒炸彈拋下來，便燬許多房屋，炸死許多同胞；難見快樂景象，只聞同胞激昂怒罵，或是啜聲哭泣之聲。李鴨仔本是熱血漢子，那裏經得這般刺激，早氣得平地暴跳，七竅生烟。到了南平，一條最熱鬧的街道也已變成瓦礫之場，原來前兩天敵人飛機剛在這裏炸過。這一氣豈同小可，咬牙切齒，獨自發個重誓，「我李鴨仔不投入軍伍，一刀一槍，索還血債，誓不爲人！」

索性親戚也不找了；探知建甌正在招兵，好不心喜，摸摸袋子，還有一些錢文，够做盤纏前往建甌；馬上跑到車站，還好車子未開，買了車票，跨上車，只聽鳴的一聲嚮，車把人帶往閩北大鎮的建甌去了。

到了建甌，他查明招兵地點，投入建延師管區第一補充營第五連當一個二等列兵。自動入伍，非常難得，當時上自司令、營長、連長，下至士兵，對於他的「從戎報國」的精神，非常敬佩。李鴨仔入伍後，凡事無不爭先，並且極其留心學習殺敵的本領；單就爬山一項來說，在全營五百多個如狼似虎的弟兄中，他竟然列過第一名。民國二十七年一月，鴨仔所屬的那一營訓練期滿，望浙江開拔，鴨仔便隨軍開往浙江江山縣，奉令撥補陸軍第×師。不久，這一師由漢口開到魯南（山東省的南部）增援，從此李鴨仔就開始了戰場殺敵的生活。

李鴨仔是一個小小二等列兵，如何能够很快的升做團長呢？說起來都靠「英勇」兩個字；他不怕死，又殺得日本鬼子特別多，論功行賞，當然一步一步的升擢，到今日做了團長。他升做團長的經過是這樣的：

魯南大戰開始。鴨仔奮勇奪得敵槍兩支，援例升做班長；不久，奉命担任掩護，一班弟兄全數犧牲，鴨仔還是一個人浴血苦鬥，用大刀連砍鬼子頭顱三顆，幾至達到掩護任務，才隻身殺出重圍，安然歸隊報到。長官看他忠勇，十分器重，馬上升他做個連長。鴨仔平地裏由士兵升任連長，不但不驕傲，不自滿，反而精神抖擻，加倍死心塌地爲國家殺敵。凡遇奉命出陣，總把上衣解脫，表示勇敢；又總是手執大刀，跑到前頭，帶領部下猛撲敵陣；沒有上峯命令叫他退，縱使全連犧牲，也不後退半步；所以凡遇攻打重要地方，長官一定派鴨仔帶隊前往。後來因爲屢建奇功，便升了營長。有一次，奉令攻打敵人，李鴨仔全營担任正面攻擊，個個弟兄，精神百倍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，衝入敵陣，殺死日本鬼兵二百七十多名，奪得重機關槍八挺，輕機關槍十四挺，步槍七十多枝，其他軍用品不計其數。不久上峯論功行賞，擢升他做團長。

李鴨仔任團長的第二天，交代書記照他口裏說的寫了一封快信到莆田老家，說：「你的兒子現在當了團長了，咱們的親戚和鄰居趕快勸他們當兵；殺日本鬼子好玩得很，比砍蘿蔔還要痛快得多！」

他又時常對部下說：「李鴨仔能够當團長，天下任何人都可以當團長，老實說，我連一個大字也不識，只有「不怕死」三個字，便是我李鴨仔的真正學問和本領。……最後的勝利，一定屬於我們，只要我們不怕死的去打仗！」

前年秋天，李鴨仔團長曾返莆田老家省親一次，萬人空巷，爭先瞻仰這位抗日英雄。這消息大家都還記得吧！李鴨仔是一個人，我們也同樣的是一個人，他能够那末勇敢去打日本鬼子，我們那有不能之理。同胞們，起來，學學我們福建李鴨仔！

繁昌的婦女們

這裏講的，是安徽省繁昌地方婦人家幫忙軍隊打敵人的故事。

繁昌是安徽省南部最靠近火線的地方，在那裏，我們的軍隊和敵人爭奪了五回，到底我們光榮地保住了繁昌城。

戰事一開始，當地的男子就把家裏的東西搬到山洞裏，馬上走到前線投進軍隊打敵人去。後方的工作，就交給了娘兒們。她們也真行，大家不怕危險，都在炮火下盡自己本份幫忙軍隊努力殺敵。

當地有一個何老奶奶，她是婦女抗敵會的主任，聽得敵軍打近，她馬上搖擺着「三寸金蓮」，跑東跑西的召集會員開會，議定每個會員最少要捐出兩個雞蛋，一捆稻草，來救護傷兵，還決定大家一齊出力，扛傷兵，送茶水，大家都起勁得很。

打仗打得最厲害的時候，男人們都守在戰壕裏，受傷的兵士不能一時都送到後方醫院裏去，婦女們就在山坡下面設立一個臨時的傷兵站，替傷兵們洗傷口，換血衣，銀蛋湯，忙個不了。天快黑了，大家怕何老奶奶在夜裏看不見不好走，催她先回去，但他不肯，仍舊留在傷兵站替傷兵們銀蛋湯。

在前方，救護傷兵是少不了担架床的，婦女們就用稻草搓成繩子，斫了竹來紮成担架，有一

個婦人看看竹子不够用，就立刻將懷裏吃奶的小孩交給坐在旁邊的一個八十多歲老太婆，拿起刀冒着大雨到山上去砍竹。

前方一連打了三天三夜，因為下邊的茶水已經送不上去，戰士們就只靠乾糧當飯，婦女們又到寒寨捐山芋。有一個女人把買來自己吃的，僅僅二十多斤的山芋，統統捐了出來，她們馬上餓熟了，送到戰壕裏去，一個一個的分給戰士們吃。

等到戰事稍為鬆點的時候，婦女們又冒着雨在山下挖坑，掩埋光榮戰死的戰士，她們弄得遍身泥漿，汗水，但還是拚命的挖着。

有一個女人感動得把鋤頭放下，跪在戰士們的墓坑邊，說：「我沒有錢買紙錢來燒，讓我來叩幾下禱頭，算是我的一片心意吧」。

繁昌的敵人最終被我們趕走了。這一回有一個老寡婦，她的兒子參加自衛隊，很勇敢的殺死了六七個鬼子，後來她的兒子也很光榮的戰死了；這老寡婦聞得自己兒子死了，當然很難過，婦女抗敵會買了大批的肉啦，雞蛋啦，米啦來慰問她，她却忍不住眼淚說：

「我的兒子雖然殺敵死了，但大家都這樣敬重我，安慰我，我還有什麼難過呢？我要勸其他母親叫兒子都去當兵，就是打死了，也是榮耀的……」

雷元壽

安慶西北方有一個小小的市鎮，名喚十里舖。日本鬼子攻下安慶後，接着就把這小市鎮佔領了。鎮上的人因為鬼子到得太快，沒有來得及逃走，男女老少被殺了好幾百人。真是滿目恐怖，到處淒涼。凡有血氣的誰都氣憤填胸，摩拳擦掌等機會和日本鬼子拚了性命。

雷元壽便是在這時候和日本鬼子拚命的壯士。

元壽一家種田為生。老母在堂，六十多歲，哥哥元慶，嫂嫂戴氏，一家四口，都給鬼子抓去了。

衝進雷家的共是三個鬼子兵。一進門就把元壽弟兄兩個看管了起來，戴氏和老母在屋角閃避，得只是發抖。鬼子兵尋到了戴氏，發出一陣狂笑，其中兩個把槍朝牆上一擱，攤開兩手向戴氏走去，戴氏嚇得魂不附體，鬼子兵猛一使勁，戴氏就跌在地下。當時鬼子兵風也似的把戴氏上下衣服撕得精光，戴氏抵擋不過，只是就地打滾哀號。元慶見得這般光景，忙向鬼子兵求情；鬼子兵一惱，把眼睛睜得銅鈴兒大，怒喝一聲，一把雪亮的刺刀，已插進了元慶的胸膛，元慶一聲慘叫，鮮血直迸，連刀帶人，一起咕咚倒下，死去。

那六十多歲的雷老太太，見兒子慘死，好不心痛，撲向元慶屍身，哀號起來。元壽在旁正想俯身扶起母親，只聽「拍」的一聲，老母又被剛才那個鬼子兵一槍打死了。

元壽看見嫂嫂受辱，哥哥慘死，早就忍不住了，投鼠忌器，怕會送掉老母性命，一時不敢動手。今見老母被救，萬事全休，立刻兩眼圓睜，撲到那鬼子兵的面前，只見他右手一揚，鬼子兵已被一拳打倒在地下，那兩個纏住戴氏的鬼子兵，見來勢不佳，一齊丟開戴氏，轉身向元壽撲來。

好元壽，何等矯捷！一反身就使動把插在哥哥胸膛裏的血刺力拔了起來，趁那兩個鬼子還沒攏身之先，霍的先把地下那個結果了。但一仰頭，那兩個鬼子兵的鋼刀已風似的捲來，離頸只有二三寸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只見元壽把腿一灣，一刀刺傷了鬼子兵，那鬼子咬啞一聲跌倒地，另一個鬼子兵，發驚一下，略一緩步，已被元壽一刺刀刺穿喉嚨，一轉身，元壽又把帶傷的那個也結果了。

元壽隻身殺死了三個敵人，連忙俯身攙扶嫂嫂，可是戴氏已經兩眼釘住，不省人事。元壽眼見得全家慘斃鬼子殘害，切齒咬牙，正沒個理會處，只聽門外步槍碰在刺刀上的聲音，漸漸走近，知有兵前來，急忙就死鬼子身邊拾起一條槍，跑出後門，加入游擊隊去了。

虎口鴛鴦

廣州坐落在我們中國南方，自從淪陷之後，就變成了敵貨的大銷場，所有日本貨物，都運到那裏賣錢，表過不提。

單表當時廣州市上惠愛西路有一家村上洋行，設在一座洋房上面，明裏做生意，暗裏却是日本鬼子祕密的軍事機關，所有鬼子們祕密會議，都在那裏舉行。洋行老板貴田豐秋，一身兼任所謂江北（包括馮北，從北，花縣各屬）行政總局，偽「番禺縣府行署」和「挺身隊」的顧問，同時他又充任「挺身隊」的隊長。

村上洋行裏面，除了貴田本人之外，還住着他的老婆康子，並有一個男僕和一個女僕，都是中國人；那個女僕姓馮名叫峨玉，二十八歲，廣東番禺人，自幼就死了父母，抱定宗旨不嫁人，但誰也都看不出她是一個女義士！

平日，出入這家洋行大門的，都是趾高氣揚的日本人。一天，貴田豐秋竟用一部汽車載來了一位中國客人，每日把牛奶，餅乾，香烟供奉他，吃飯也在一塊吃。但那位客人却是受了傷的，看樣子似乎不樂意受貴田的供奉，並且行動也不自由，整日裏只囚在一間房裏，有時得出來走走，但不能上三樓，也不許走出門外去。

原來這位客人是貴田捉來的中國軍官。他名字叫丁鴻議，是我們中國第××師的上尉營附，貴田要優待他，是因為佩服他的勇敢，想拉攏他，使他投降。

要知道這位客人丁鴻議怎麼被捉，話要說到去年十月上面了。

去年十月二十五日，丁鴻議營附的那一團，奉命攻打銀盞坳。但敵人却用大兵壓了過來。到十一月三日那一天，他們已轉進了一個名叫方田的地方，那是一個依山的小村落，在灤江和晉江之間。當夜，早飯還沒吃完，四五千敵人就把他們這一團包圍着。這一團拚命突圍，向北面敵人兵力較薄的地方衝出。丁營附是最後出來的一個人；他便担任收容，在附近的一個高山，收容下約莫一連的弟兄。然而，第二次包圍又來了，他們又拚命衝圍，這時候丁鴻議患着水瀉病，就被衝散了，他拚命的奔了四五個山頭，氣力不够，昏倒在地下。待醒轉過來，已是下午四點鐘。那時聽得四面高山遠遠的都是人聲，他認為在北面的一定是自己的隊伍或其他中國軍隊，於是向北面跑去。

怎料走到半途，遇着一頭警犬，遠遠的還有四五个敵兵追奔過來。他祇得折回原路，奔回方田村裏去。其實，這地方已給敵兵佔據，村外已經派下哨兵巡邏。他避進一間小屋裏，過十分鐘後，警犬追來了，還聽得敵人的腳步聲。他伏在門縫裏向外探望，四五个敵兵在幾十碼以上，拿着槍遠遠守住這間屋子，不敢進來；不久，機關槍擲彈筒猛轟過來，接着四面都起火了。他忙走出小巷裏，利用牆角掩蔽半身，拔出手槍先打死了警犬，敵兵倒退了幾步。可是他的手槍只剩得二粒子彈，情急智生，用石頭向敵兵擲去，敵兵以為是手榴彈，都嚇得伏下來；他乘機往村後山上奔，過了兩個山頭，天色已經黑將下來，疲倦極了，一不留心，跌下去，昏倒了。

丁營附醒來時候，身已在獅嶺的曠野上，雙手被敵人用鐵線縛在背後，幾個敵兵坐在旁邊看守他。那時，殘月將落，夜色淒涼，看看情景，知道自己已被敵人捉住，做了俘虜。約莫是夜裏一點鐘的光景，他被押到新街的一間茅屋裏休息。在這裏有他營下兩個弟兄，也給俘虜了。他們問：「營附！怎麼你也到了這裏？」他連忙叫他們不要稱他做營附，若果是敵人審問，就說他是軍需，免得敵人迫他招出軍機。

第二天，天色剛剛魚肚白，兩個敵兵把他拉去一個地方，已經有四個人縛在柱上；一個下級軍官，手執一柄長刀，把那四個人的頭顱逐個活活割下掛在柱子上面。但却有另外一個軍官把丁營附觀看很久，很詫愕的問丁營附：「怎麼你也入了軍隊？」丁營附很倔强的回答他。這個敵人軍官又問他會在那裏讀過書，他回答「中山大學。」那敵人軍官說：「我會在中山大學體育會做事，你認得我嗎？」後來，丁營附才知道這個敵人軍官是朝鮮人，現在正做着通譯，凡遇中國人日本人辦交涉時候，他居中翻譯。於是，丁營附被送到廣州附近的鄉下去，關在濱本兵團參謀部的一間煤房裏。

過了幾天，開始訊問了，但他一點也不肯招供，敵兵就用皮鞭打他一大頓。第二天，一個中尉參謀名叫金瓶的來訊問，先用機器將水從他口裏灌射，然後又把水壓榨出來，這樣的苦刑連受三天，仍是一句話也不說。第三天，他捱苦不過了，只求快死；但敵人不讓他死去，想利用他。又過兩天，換上一個上尉參謀名喚山本的訊問，改用軟法，稱讚丁營附有日本「武士道」的勇敢精神，滿面春風的拾出漢奸汪精衛的所謂「和平救國主義」來勸他投降，但丁營附却回答道：「我既被你們捉來，身為俘虜，污辱了祖國，快些殺死我！不然，就得用世界萬國待俘虜的辦

法待我，其餘，沒有話說！」自此之後，他在囚房裏，山本常常來獻假慇懃，鬼子兵見了他，向他敬禮，稱他做大佐，還送香烟和東西給他吃。

到了十一月十五日，敵人叫一個女漢奸來勸他做「復興軍」的連長，又拿出一千元軍票和一套軍裝送給他。他把軍裝搶過來扔掉，撕毀了幾張軍票。因此，又捱了一頓毒打。過兩天，又有兩個女子進來，勸他做「綏靖軍」的營長，他躺在地上，一句話也不說。再過一天，兩個敵兵拉他到另一間房裏，進門一看，房裏環坐着許多人。敵人拈出由他身上搜出的家書（寫好了沒有寄去的），說：「你也掛念家裏人嗎？現在我們打算派人接你妻子來，先要你寫一封信回去。」他不答應，就被用木柱撞擊胸膛，吐了幾口熱血。

三日後，他被編入工程隊去，開到銀盞均築路，他還一味倔強，又招了監工的毒打。再過三天，一個敵軍主任參謀名喚中台的前來視察，叫把他送回原地方去。兩日後，就被送到貴田豐秋的這家村上洋行，軟禁起來。

洋行裏的女僕馮岷玉，見了這一位「落難英雄」，又知道他是那樣愛國，心裏對他非常敬重，替他抱不平。常常趁得四下無人，便來慰問。丁營附說：「我死值得什麼，但可憐家裏還有年老的母親，」她見了營附又忠又孝，越發敬仰，偷就自己積下的錢文，拿出來給了營附醫病；又因為貴田豐秋常迫丁營附入「挺身隊，」她就決心營救。她平日粗略懂得一些日本話，很得女主人康子的歡心，認為她是忠僕，所以便叫貴田豐秋把丁營附交她看管，叫她勸服了營附，從此丁營附比較自由一些了，三樓地下都隨便走，她也可以公開侍候了營附，公開和丁營附談話。

不久粵北大戰開始，貴田帶着「挺身隊」幫打去，洋行裏只剩主子婆康子，女僕崑玉和一個男僕。那時，康子怕丁營附乘機逃走，就將交給崑玉的囚禁丁營附的鎖鑰收回。到舊歷元旦前，貴田從粵北打得敗仗回來，那鎖鑰才又交給崑玉，丁營附才又自由一些。

盼到上元節，敵軍放假。吃過午飯，貴田鬼子夫婦出門逛去，丁營附認爲這是千載一時機會，於是和崑玉兩個人計議逃走，崑玉便用計支使男僕出門，自己到街上僱了二輛車子，兩個人同到一棚預備好的屋裏，改了裝，坐車到了河南，步行到番禺縣的晶華市，就這樣子逃出虎口，到了澳門。丁營附就在澳門拍電報報告了上峯，兩個人又跑到韶關去。

丁營附本年三十歲，廣東番禺縣人，家裏有一母，一妻，一姊，四兄。他十六歲在廣州中山大學附中畢業後，就考進警官學校，以後就入了軍隊。他在外十二年，從沒有相識過第二個女子。但這次馮崑玉死力搭救了他，又把私蓄的三千多元用光了，他怎樣報答馮崑玉呢？經過親友們熱烈的贊助，她和他兩個人便成了一對患難夫妻，至於丁營附那還陷在游擊區裏原妻，她們兩個人正在想法救出來。

盤問口氣了，有過暗的，都只問：「你姓什麼？」一面查看偽組織發給的通行證，但姓的字音稍和「胡」的音相似的，都倒霉；有許多姓吳姓顧的被殺死了，還不知是回什麼事。

日本鬼子爲什麼這樣懷恨胡春台呢？聽我道來：

胡春台是岳陽第七區均和鄉康橋人，他家裏人就在這市鎮上，開一家豆腐店。年輕時候，胡春台專門散蕩，不務正業，當地大大小小都看他是一個浪子。抗戰以前，他去「吃糧」，當個排長，後來回到縣裏在公安局做事，但不久，又閑在家裏。

日本鬼子由南京、蕪湖、九江，打到武漢，接着岳陽淪陷了。岳陽失陷的第二天，胡春台集合十數個徒弟的兄弟，組織小規模的游擊隊，趁敵人下鄉「掃蕩」時，把這十數人埋伏在叢林山地。又吩咐兩個精壯善跑而面孔長得漂亮的兄弟，扮成女人模樣，花枝招展的故意在下鄉的敵人面前招搖。果有兩個持輕機關槍的敵兵，聽見這兩個花姑娘，發作了獸性，磁石吸鐵似的直趕。花姑娘向埋伏地方奔跑。敵兵跟着死命追，結果兩個輕機關槍兵被胡春台活活捉住了。胡春台便剝下這兩個鬼子兵的武裝，另叫兩位弟兄，扮作敵兵，混進敵入部隊裏。那部隊裏的官兵們正驚詫這兩個輕機關槍有些面生時，咯咯咯的子彈已射穿了他們的肚皮。

這樣的，胡春台便得到了兩挺輕機關槍和十二枝三八式的步槍。後來隊伍漸漸膨大，組織也完善起來，武器由十二枝增到一百二十枝；人數也多了好幾倍。於是在岳陽臨湘之間，大規模的打擊日軍；毀橋樑，破道路，堵截運輸，在敵人的四周神出鬼沒着。鬼子兵常常三五個的被殺死，棄尸道旁，有時甚至成羣成隊的被消滅了。胡春台一面又發賞格，不論何人活捉日兵一名的賞洋三百元，因之不論城市，鄉村，凡有日兵的地方，神不知鬼不覺的常有士兵失蹤的事不斷發

生。

日本鬼子把胡春台這支部隊恨透了，切齒咬牙要把他們剿滅，游擊隊是極其活動靈捷的隊伍，要想剿滅那有那末容易？剿滅不成，日本鬼子改用了軟法，用利引誘他們投降。胡春台是頂天立地的男子漢，恨透了敵人，平日以史可法自命，那能降敵！不特不為所動，且把游擊幹得越緊。因之，他在敵人的眼裏，成爲一隻巨虎，一個吼獅。在岳陽，每個鬼子的腦子裏，都有這樣一個名詞：胡老虎。敵人內心的害怕，證明了胡老虎的力量。

但敵人是會放過這隻老虎的。他們想盡方法使胡春台的游擊隊內部分裂；凡捉着了胡春台游擊隊員的家屬，總先綑綁了叫他跪下，然後在天靈蓋上鑿個小洞，倒上油，點起火，活活的慢慢的燒死，鬼子一面在旁拍掌歡笑，叫做「點天燈」。或是用麻布袋將捉來的游擊隊眷屬包在裏面，用滾熱的開水慢慢淋死；或是綑綁後，鬼子兵三五個圍着，先從不要害地方，把肉一塊塊割下來，鬼子兵却眼着慘狀，耳聽哀呼，在一旁飲酒作樂。此外便是燒燬房屋了，凡是胡春台部下游擊隊員的房子，馬上放火燒成平地，所以至今岳陽之間，十家房屋之中，被燬的總有九家。

然而，敵人的這一種做法，又落空了！胡春台部下不但沒有分裂的樣子，而且越發團結起來。游擊隊員家屬被慘殺了，房屋被焚燬了，反促成他們報仇的決心；沒有受過這種慘禍的，耳聞目擊，也都怒憤填胸，走上了游擊的路。結果游擊隊勢力一天大似一天。

到後來，日本鬼子拿出最後的手段了。捉去了胡春台的親哥嫂，再三要挾胡春台投降，胡春台不理。鬼子先將春台的哥子殺掉，說再不降，他的嫂子也不免一死，結果胡春台覆了敵軍特務部宣撫班一封信（信見後面），任憑敵軍處置未亡的嫂嫂。

胡春台的游擊隊，現在已有一千支左右的槍枝了，加上大刀梭標，差不多有兩千人。隊員多是岳陽人，農、工、商、學、軍、政的人都有。今年一月十三日，他的游擊隊配合某師某團，在游擊區內殺敵近千人。

附錄：胡春台寫給日軍特務部宣撫班的信：

（上略）貴國軍閥，以「確保東亞和平，建設東亞新秩序」之美名，不惜驅使無辜民眾化炮灰於異地，以陰行其所謂「大陸政策」之實際，我中華民眾投袂抗戰，實發於捍衛民族國家，及祈求和平正義之至忱。猶憶九一八事變，我三千二百萬同胞變成牛馬，五千餘萬方里土地，悉被鯨吞，主權侵害，金甌殘缺，我全國上下，猶忍辱負重，惟好是求，冀能出和平途徑，解決一切爭端，不願以兵戎相見。詎八年艱苦奔走和平之努力，悉為貴國侵略者之炮火所毀無遺。是以前年七七。復有蘆溝橋事變之發生，貴國甘為戎首，天人憤怒，東亞和平之門不通，即是貴國自絕我也。所謂確保東亞和平，建設東亞新秩序者，實為破壞和平與秩序之主使人。貴國軍閥同一沒落命運，為求生之掙扎，不得不瘋狂向外進攻。貴國勞苦大眾，被驅而委骨疆場，中國千百萬和平男女，亦舉而填補侵略無底止之慾壑。故惟有我中日民眾共起打擊侵略者，才能確保東亞及世界之和平，才能建設東亞及世界之新秩序。貴國軍閥又曾以同文同種之義誘致我國人，以遂行其以華制華之毒計。然奸淫燒殺之獸行幾為全世界有血性人類所共唾棄。我中華男兒，誓為其父母兄弟姊妹復仇，而灑其最後一滴血，又何足怪！貴班長撫衷自問，諒亦共酒同情淚也。

春暮草長，壯懷激烈；關山戎馬，滿志躊躇。昔寶貴之喋血朝鮮，那夢麟之戰死邊陲；

膽忠魂，焜耀國史；耿耿此心，緬懷前哲。身受國恩，誓爲國死，任何威脅利誘，均所不顧，但期以戰爭消滅戰爭。實現眞和平，毀棄僞和平耳！

台兄以被戮，弱嫂以未亡餘生，斷不吝其一死。如必欲置之俎上，則錄鏑已加，素宰悉聽鈞裁矣。河山破碎，無淚可揮，有念則書，語無類次。惟望長白山頭，再親雅範耳。

女兵唐桂林

這裏要對大家介紹一位從軍十年，神勇抗戰的女英雄。

她姓唐，名叫桂林，湖南零陵第八區江邊村的人，家裏的人並不多，除掉她父母外，只有一個哥哥，此外連她自己在內，還有三姊妹，現在她的三姊妹都出嫁了。

她生得短小幹練，一口湖南話，穿着青布學生裝，留着男人的「西裝頭」，一頂草帽套在背後，完全是一個中年男人的模樣兒。面孔烏黑，神氣十足，看到她時，無論誰都看不出她是一個女兒兒。她不但沒有一般女子羞答答的態度，也沒有侷促拘束的神氣，而且她連女子的身體上的特點也叫人找不出來，她的背後面並不肥圓，胸膛又很平貼，瘦削得真像男人一樣。誰看得出她是一個女英雄呢？誰知道她還生過一個男孩子，名叫礦子的，現在已經有七歲了呢！

民國十八年某月，唐桂林因為和鄰居女孩子們賭湖南紙牌，被父母責罰了一頓，倔強的唐桂林負氣走了。她改裝男子，投入當時駐在零陵的五十三師工兵營當兵。那時她只有十四歲，因為身材生得又矮又小，大家都叫她小鬼唐桂林。

唐桂林聽人家叫她小鬼，就說：「你們不要以為我小，我什麼都懂得。她很驕傲，不因爲年紀小了自己認爲做不來事。剛入伍時候，有一個連長，看她聰明伶俐，要她做勤務兵，她不願意當勤務兵，願意背着全副武裝，做一個工兵。」

她在五十三師工兵營，由士兵升到班長，一直幹了三年。在這三年之內，她參加過十八九年馮閻之役，以及西康剿共之役，她跋涉過幾萬里長的征途。但她運道却好，沒受過傷，也沒嘗過病，和男子一樣壯健。

她在男子隊裏，整整過了三年，流浪的生活，過得極慣。她和勇敢善戰的湖南士兵一道生活，一道起居，一道工作，一道操練，一道行軍，一道作戰，並且更和他們嬉笑，打罵，開玩笑，她都不肯示弱。她忘記了自己是女子，別人也不知道她是女子。

二十年十二月，她轉入十四師八十二團二營三連當兵，這一年，她跟着軍隊，在江西剿匪，整年整月，爬山過嶺，過的是絕苦的生活。

有一天，十四師和九十師正並頭向江西甯都前進，在路上，忽然有一個軍官招呼她，對她說道：「你不是唐桂林麼？」她打量那個軍官，面孔生疏，並不認識，聽口音是廣西人，就回答道：「我是唐桂林，怎麼樣？我不認識你呀！」那個廣西軍官告訴她，說他們九十師的隊伍前些時候在她家裏駐紮，他便是當時在照片上認識她的。又說她家裏還有一封信托他轉帶。說着，那軍官馬上就從口袋裏掏出一封信來交給唐桂林，又告訴她，他們的部隊此去將在某一地方駐紮下來，請唐桂林不時到他那裏去玩。

原來這個軍官姓彭名叫斗山，前些日子常常寫信給唐桂林的便是這個人；這回軍隊駐紮在唐家時候，已向唐桂林父母求好了親事，這封信便說的這宗事。唐桂林爲這件事納悶了好幾天，但她到底到彭斗山的隊伍裏去玩了幾次。

二十一年十月，她請假回到零陵老家去，不兩天彭斗山也跟着來了。這時候唐桂林十分不願

意結婚，和父母吵鬧了好幾天，到底拗不過父母的意志，當年十一月和彭斗山在零陵結婚。後來彭斗山到三十六師某團當副官，她又跟着彭斗山到南京過了兩年的太太生活，就在這時候，她生下了一個孩子，名叫礦子。現在有人向她提起礦子，這位倔強而又堅毅的女英雄，不禁打動了一片兒女柔情，嘆了一口氣道：「算來礦子該有七歲了，我好幾年沒有看見他，不曉得他現在長得什麼模樣兒？他的父親在武漢失陷時候，聽說在什麼地方當營長，現在已有一年沒通消息，不知生死下落，好不感傷也！」

二十七年七月，抗日戰爭開始了，她由家裏出來，把礦子寄放在丈夫彭斗山家裏，自己單身投入第七軍某師某旅，當一個特務排長。當年八月十三日上海戰事發生，第七軍趕到上海增援，她率領部下，參加了這次戰爭，打的打的，一排兵只剩下五個弟兄，她已受了傷，但不久便好了。

我軍由上海撤退時候，在混亂局勢中，她和部隊，失去了聯絡，她獨個兒繞道浙江、江西，回到自己的家鄉湖南。二十七年三月，×××師調到湖南衡陽耒縣一帶訓練時，她又假扮男子投入×××師某團機工連，當一名二等兵。

×××師由湖南調到江西時候，唐桂林由二等兵升做一等兵，以後又由一等兵升做上等兵，充一名機關槍射手。她和弟兄們一道背着笨重的機關槍，爬過贛（江西）北高大的岷山山脈，翻過湖北江西邊區的複雜山脈，最後在匡廬山的東麓，鄱陽湖的西岸，星子縣，東菰嶺，玉笥山，老虎山一帶地方，佔領了堅固的陣地。

當年八月二十日，早晨兩點鐘左右，我軍開始在星子和敵軍廝殺了。戰事非常激烈，敵機整

天不斷的在山頭上飛來飛去，海軍砲陸軍砲像步槍一樣向陣地打來，迫得我軍白天不敢活動。敵人在飛機大炮掩護之下，耀武揚威，穿着白襯衣，搖着膏藥旗，騎着馬跑來跑去，真氣死人！我軍四天沒有吃東西，在敵人海陸空軍環攻之下，血戰了四天，弟兄們死去了一大半，還是不肯退出陣地。第四天下午，敵兵約莫有四五百人，拿着小方塊膏藥旗，向我們老虎山陣地衝來。××師的一個連長負傷了，排長一死一傷，只剩下一個排長帶着幾個剩下的兵退下去。唐桂林偏不退出，獨個兒把機關槍裝好子彈，瞄準敵人射擊。在山下面，那個排長看她還沒有下去，着急了，大聲叫道：「唐桂林，下來吧！把機關槍快點帶下來！」唐桂林沒有理他，待敵人走近，搖着機關槍，咯咯咯，咯咯咯，……亂放出去，一排一排的日本兵應聲而倒，別的山頭，弟兄也用步槍和機關槍射擊着，槍聲互相響着，四五百個敵兵，只剩一百多個退下，我們的陣腳又穩了。敵人雖然退了，但唐桂林的脖子已經受傷。她裝好的五帶子彈打完了，機關槍裏的水也燒光了。

二十六日下午一點鐘，第三營奉令組織一百人的敢死隊，限當天晚上十二時以前，奪回牛屎墩，不然的話，大家休想回來。

第三營集全營官兵檢查人數，一共只有八十多人。唐桂林脖子受了傷，腫得像豬頭一樣大，只用毛巾包着脖子，臥在稻草堆上，一聽到組織敢死隊，查人數還不滿一百人，她就站起來，要求加入。營長顧念到她的創口，可是因為人數不夠，終於答應了她，叫她充當傳令兵，担任前後方的聯絡。

下午四點鐘，敢死隊前進到東菰嶺陣地，天剛黑，通過自己的陣地，八點多鐘的時候，到達

樟樹橋敵人的陣地前停止。營長一面佈置隊伍，一面派唐桂林到後方去聯絡。

唐桂林背負着自己的全副武裝，又向自己的陣地跑回來，獨個在黑夜裏摸索前進，到達工兵陣地前，突然輕機關槍對着唐桂林掃射過來，「咯咯咯」「咯咯咯」……。

唐桂林翻了一個身，順着山坡溜下去。滑跌倒在一丈多深的山溝裏，摸摸頭，還好沒有受傷，摸摸手脚身上，也沒有跌傷，機關槍聲音也停住了。四望無邊黑暗。

於是唐桂林大叫道：「是我！不要開槍。」

那邊問道：「你是誰？」

她答道：「我是三〇七團第三營傳令兵，到師部去聯絡的。」

那邊問清了口令，才放她過去。

唐桂林整理一下自己身上的東西，又慢慢的在黑暗中摸上山坡，通過工兵營的陣地，還沒到秀峯寺時，就遇着師部傳令兵，師部傳令兵對唐桂林說：「不用到師部去，師長老早到東嶽嶺指揮所去了，師長要我到敢死隊去聯絡，現既與你碰着正好，師長限你們十二時以前奪回牛屎墩，要是奪不回來的話，就不要回來，你快告訴你們營長去！」

唐桂林問清楚了現在正是十點鐘，時間要緊，不敢停留，馬上向後轉就走。連走帶跑的渡過一條河溝，又翻過一個山坡，伸手不見五指，在暗裏撲通跌了一交，連叫一聲「哎喲」的時間也沒有，馬上站起來飛跑。

一跑到營長那裏，唐桂林全身都給汗濕透了，創口隱隱發痛，喘息未定，就向營長報告道：「報告營長，師長現在東嶽嶺指揮所，說限十二點鐘以前奪回牛屎墩，要是奪不回來，我們全隊就

不能回去了。」

營長沒有問什麼，很鎮靜的看看錶，已經十一點半了，回頭看看剩下兩個連長，問：「佈置好了沒有？」

兩個連長答道：「佈置好了。」

營長又說：「馬上開始攻擊，先奪回樟樹橋，然後再收復牛屎墩；攻擊時，我在第二隊李隊長那裏指揮，聽清楚了沒有？」

兩個連長答道：「聽清楚了！」

營長看看唐桂林脖子上還裹着毛巾，滿頭大汗，無可奈何的說：「好，你跟我一道去，今晚你雖是傳令兵，還得要參加戰鬥。」

不到十分鐘光景，手榴彈一聲爆炸，攻擊開始了，只聽得步槍機關槍怒吼的聲音。敢死隊的弟兄們有進無退，一步一步向樟樹橋進逼。二十分鐘以後，完全佔領了樟樹橋，二百多個敵人，一半被殲滅在村莊之內，一半浮水逃去，於是五六挺機關槍伸長脖子，向湖中「喀喀喀」，像趕野鴨似的，把殘餘的敵人在鄱陽湖中殲滅了。

接着敢死隊留一小部份在樟樹橋搜索，大部分向牛屎墩攻擊，牛屎墩的敵人早看見樟樹橋被我軍克復，不敢抵抗，紛紛逃進湖裏去，這批敵軍也完全做了水鬼。

這時候恰恰是十二點二十五分鐘。

清查戰利品，輕機關槍，步槍，擲彈筒，一批一批送上來，其餘如防毒面具鋼盔以及罐頭食品之類，堆了一大堆。最後營長問唐桂林道：「唐桂林！你得了什麼沒有？」

唐桂林說：「報告營長，沒有什麼，只得一挺輕機關槍。」營長一笑，大家都笑了。

一點鐘時候，營長打電話報告師長道：「十二點三十五分，完全克復牛屎墩，敵人殲滅殆盡，戰利品正在清查中。」

唐桂林在兵隊中，沒有人知道她是女人，直到去年春天，報上登載她是女人以後，她才承認自己是女人。

三與二之比

這也是湘北大戰時候的民衆殺敵故事。

當時福臨舖嶺坳上有個人名叫余二麻子，是一個赫赫有名的打手，中秋節的前一天，他一清早就上山打柴去了，剩下他的妻子——二娘子在屋裏。

大約快吃午飯的時候，二娘子才圍了衣裳，田塍上突然奔來了兩匹高頭駿馬，騎着兩個身掛長槍短箭的日本鬼子，看看已經到了屋門口，二娘子嚇得往房裏跑，其中一個胖鬼子很快的跑下馬來，把長槍交給瘦鬼子，做了一個輕蕩的手式，好像囑咐他在外面看風似的。

二娘子知道這胖鬼子來意不善，猛力把房門關上，不料敵兵的皮靴已先踏了進來，二娘子拚着全身力氣抵住，胖鬼子却猛力撞來，挺身而進，二娘子不禁心頭火起，痛罵起來，順手提過梳頭箱子擲去，正擲在胖鬼子的左肩上，他不但惱，反而嘻皮涎臉的，把刺刀解下放在桌上，一步一逼着二娘子往床邊退。二娘子一顆心在裏面砰礫，全身不住的打抖，當便閃個身，把頭頂向桌角上撞去，想就此結束生命，留下清白身子；不料那胖鬼子趁勢緊緊抱住她，把她壓倒在床上。她極其憤恨，祇有拚命的抵住，拚命的喊叫。

正在這個時光，余二麻子却由後門悄悄的鑽進來了；尋聲一看，不由得眼求冒火，奔步跳入房內，拿起桌上的刺刀，一隻手勾住鬼子的頸子，二娘子看見自己丈夫歸來，好不歡喜，頓時精

神百倍，乘勢向胖鬼子的下半部踢去，胖鬼子的身子往後一仰，余二麻子手起刀落，傷天害理的敵兵，立時死在地下，二嫂子羞的把衣裳整理了一下，悲憤得幾乎要哭出來。

不料瘦鬼子聞聲衝進，余二麻子向旁一閃，槍聲響處，二嫂子應聲倒地。余二麻子看見自己的妻子被打死，怒火中燒，便運用全身力氣，使出平生武藝，奪過敵兵的長槍，把那瘦鬼子活活的刺死。

余二麻子消了心頭之恨，正想去收殮妻子的屍體，突然槍聲又響了一下，他怔了一怔，抬頭望見田牆上跑來三個敵兵。他端着步槍不會用，心裏有點着慌，看看敵兵已到面前，明知自己的武藝抵不過敵人的武器，沒有辦法，只有打開後門奔走。

余二麻子在前面飛跑，三個敵人像豺狼般跟在後面追趕，一面把子彈連續不斷的像雨點一般射來。他正在慌張不定，一彈落在他的右腿上，走了幾步，受不住，趁勢往後山滾去。

剛滾到一個小坑裏，敵兵追來了，有一個敵兵將要跑來坑裏了。余二麻子知道這番總是死定了，與其白白死掉，未免有失英雄本色，不如幹倒幾個，主意已定，拾起鵝卵石，颯得準準的望敵兵頭部擲去，不歪不偏，正中了敵兵的太陽穴，頓時就死了。其餘兩個敵兵聞聲趕至，這時余二麻子的腿子已經受傷，祇得聽他們擺佈。可憐他被吊在樹枝上，十幾捆乾柴架在下面燒，祇燒得焦頭爛額，七竅流血。但他那股忠勇殺敵的精神，永遠留存人間。

曹 友 生

湖陰白水上五里多路，遠遠的便能看見一溪清水，溪水的灣處，住着二十幾家人家，東頭有一座橫跨溪水的芭蕉橋，橋的西邊有一幢草屋，戶主曹友生，專靠種桑生活，年紀已經四十二歲，面孔瘦尖，肩背有點駝，八年前死去了老婆，只剩下一個兒子，名喚毛伢子，今年還祇有一歲。

這時正是我軍和日本鬼子在湘北大戰時候。一天下午，陰雲滿天，天氣悶熱得緊，忽然一陣槍炮聲響，像放炮仗似的不絕於耳。曹友生心慌意亂，不知敵人是從那裏來的。這時也戀不得家了，連忙帶了毛伢子，打好包袱，馱上，向他方逃去。

他和毛伢子才走得一里多路，迎面闖來了三個身背手槍的兵士。他以為是我們中國軍隊來了，心裏一喜，連忙站在路邊讓路。不料其中一個兵士，面孔帶扁，眉毛粗大，對他怒吼了一聲：「停下！」三個兵士一時立刻拔出刺刀。一個留着兩撇鬍鬚的兵士來揪曹友生的包袱，另一個又矮又小的拿雪亮的刺刀向曹友生的鼻子面前一晃，曹友生嚇得退回半步，險些跌倒田裏，包袱就被搶了去。那兵士打開包袱一看，裏面祇有幾件舊衣服。毛伢子看見自己的爸爸受了委曲，小小的心田裏，非常難過，小嘴一張，哭了起來。

這時，曹友生才明白遇上了日本鬼子兵，因為我們中國軍隊從來沒有這樣蠻橫搶去老百姓東

西的。心裏正沒主張，毛伢子又在身邊哭個不停。於是一面撫摸毛伢子的頭，哄他莫哭，一面勉強裝笑臉，向日本鬼子討回包袱。鬼子們看這不值錢的包袱，沒有用處，順手向毛伢子的腦袋上一罩，毛伢子嚇得不敢哭了，怕得全身只是戰抖。

曹友生取回包袱，正想牽着毛伢子走。三個日本鬼子又把他一把抓住，打個手勢要他挑東西，曹友生既然知道他們是敵人，那裏肯替他們担東西。說：「……我年紀大了，……小孩子要我招呼，……我有病痛……我不能挑。」

鬼子是比较獸殘忍的，那裏肯輕輕放過我們中國人！於是不由分說，抓着曹友生就拖。毛伢子兩隻小手死命抱住爸爸的腿子。曹友生知道自己的力量，定抗不過敵人，如果真的被敵人拖走，便非拋棄自己兒子不可。越想越難過，順勢往地上一滾，想藉此拒絕敵人的壓迫，毛伢子也就撲在他爸爸的腿上號啕大哭。

忽的，一個敵人猛力一刀向毛伢子的頭頂劈來，毛伢子嚇得面色鐵青，忙用兩隻小手護着頭頂，只見一聲尖叫，可憐小伢子鮮血奔流，死於敵刀之下。

曹友生眼見自己愛子慘被敵人殺死，一時又悲又憤，老淚縱橫，幾乎昏倒。一陣陣憤恨，湧上心頭，過了一會，他反而英勇的怒吼起來，指着敵人大罵：「鬼子！……殺……你們殺死了我的兒子，哼，鬼子！」只見他奮身從地面上跳了起來，像瘋牛一般，望田裏抓起一把爛泥，對準那敵兵擲去；不偏不歪，端端正正的把那留着小鬍的敵兵的眼睛和鼻子塞住。

其餘的兩個敵兵，正要攔上來抽刀來殺，曹友生猛身衝了過去，首先把那矮小的敵兵推倒在田裏。曹友生正待轉身，那粗眉毛的敵人，一刀舞來，砍在曹友生左臂，幸好閃躲得快，祇削去

一片薄皮。曹友生這一下瘋狂了，他忘記了痛楚，翻轉身，擎起右拳風也似的向敵兵胸前猛力打去，敵人踉蹌退了兩步，曹友生趁勢跨進一步，飛起右腿，把敵人的刀踢落地上。曹友生連忙躍身拾起敵人的刀，乘敵兵猛撲過來，順手一刀，正中敵兵的面部，沒有刺死，不過倒在地上掙扎，曹友生正想補上一刀，不料斜刺裏飛來一槍，曹友生倒下來了。原來那個敵兵，把臉上的爛泥拉掉了，再把倒在田裏的鬼子扶起來，抽出手槍向曹友生打來。

最後，曹友生被綁在一棵樹上，矮子敵兵用刺刀去割他的胸口，他還大聲的罵：

「哼！禽獸……我偏不服從，偏不替你日本鬼子挑東西。雖則我被殺了，我兒子也死在你們手裏，我們終是光榮的……禽獸……你沒法奈何我！」

兩個夠本夠利的故事

二十七年冬天日本鬼子打進了湖南岳陽，燒、殺、姦、掠，無所不爲。我中華民族的男男女女，慘遭鬼子蹂躪，那能甘心？有血氣的誰都誓對萬惡的敵人，作堅強的抵抗。兩年以來，可歌可泣的殺敵故事，正不知有多少。方哈巴和沈老二的故事便是其中的兩個。

方哈巴，家住岳陽新開塘，年紀約莫三十幾歲，耕農爲業。本來不名哈巴，只因平時沈靜寡言，做人忠厚，朋友們取笑，贈他一個「哈巴」的綽號，人家叫慣了，都叫他做哈巴，哈巴於是成了他的名字了。

前年裏，日本兵打進了岳陽之後，他還在田裏耕田，口裏不講，心裏有數。整日盤算怎樣給鬼子 個苦頭吃。一天，他的機會到了。

那時候正是日軍佔領岳陽後的兩個禮拜。他和平時一樣，照例先到山上砍了一回柴。這座山恰巧坐落在一條大路旁邊，順這條路走，可以通到新牆河去，是岳陽和新牆河之間的陽關大道。

他上山不久之後，看見山下老遠地方來了一隊日本鬼子，便悄悄的一步一步蠕到靠近路旁的地點，彎下腰，「裝做半死不活」的樣子，低頭砍柴。日本鬼子看他樣子又蠢又弱，當然沒把他放在心上，毫不介意地揚長由山下過去了。他也依然若無其事的砍柴。但不時趁空用目稍來窺過

路鬼子的動靜。

颯呀颯的，却颯得大隊人馬已經去得遠了，還掉下一個身穿黃呢制服的矮子落在後面；他看得親切，切齒咬牙，這下子不幹他一個，更等何時，等這鬼子走近露身旁的坡下了，飛竄一步，很命一柴刀，便把這矮鬼削去半個腦袋。颯準左右無人，風也似的就屍身解下手槍和子彈逃回家中。自然，家裏的人以及全村的人，十分欽佩他，但大家都很驚訝：「怎麼哈巴也能幹出這末勇敢的事啊！」

自此之後，他天天躲在這座山上，用所得來的戰利品——槍和子彈去還擊敵人。每回看到只有少數敵人通過山下時候，他總不鬆不癟的把他們射殺，然後飛也似的跑下山來，就屍身拿下了槍枝和子彈，忙忙離開。這樣的，他一身打死敵人幾十個，得了二三十枝槍。

但，說起來非常沉痛，他却有一次射擊鬼子時候，被鬼子殺死了。可是，哈巴雖死，精神還是活着，至今岳陽民衆談起方哈巴，誰不嘖嘖稱羨，翹起大拇指！

沈老二以宰豬爲業，也是岳陽人，年紀也是三十多歲。

屠戶，在一般人的眼中，都認爲是很兇的，但這位屠夫却把殺豬的本領去殺日本鬼。

當岳陽風聲緊急，日本鬼子未曾打進來之前，沈老二便把全家家小搬到新牆河南岸居住，自己仍然留在城裏照舊開屠房。果不一日，日本鬼子來了，他咬起牙根，硬着頭皮不跑。心想這趟鬼子進城，咱們中國人總沒便宜。橫豎日後不免慘遭毒手，不如找個機會把這條命拚掉，幹倒他幾個，够了本兒再講。主意已定，裝着恭順樣子，照常幹宰豬的營生。

由是忍氣吞聲，在滿眼凄愴險些兒沒給氣破了肚皮的環境之下討生活，他挨過不少的槍頭，受過不少的腳踢，甚至於有幾次要送掉性命，但他爲要達到最後目的，不惜委曲求全，卑躬屈節的，用大酒大肉，博得了日本強盜的歡心，因此個個日本鬼凡吃過他酒肉的，都讚許他。

這樣，他的機會便來了。

一天，十七個日本鬼子來到他的家裏，找他要酒喝，要肉吃，他滿口答應着，歡天喜地去預備酒菜。不一時端上來了，個個鬼子都知道沈老二是有名的恭順傢伙，絲毫不顧忌，放懷痛飲，都吃得薰薰大醉，橫七豎八躺在沈老二房裏。

好一個沈老二！只見他霍的拿出一把鄭重貯藏，千磨百煉，寒氣逼人，白光耀眼的又快又大的屠刀，一聲不響，像切菜瓜似的望日本鬼子一個一個的砍。十七個鬼子殺得乾乾淨淨，不留一個。

第二天，有人到他屋裏，却見沈老二也是身中數彈，和十七個鬼子一同躺在血裏。這顯是昨日砍殺鬼子之後，被其他過路的鬼子射死了。但沈老二一個拚他十七個，可够了本又够了利！

義 訓 報 國

我們中國這一次同日本打仗，是因為日本鬼子欺人太甚，他要亡我們的國家，滅我們的種族，使我們的子子孫孫都給他當奴才，永遠不得翻身；因此，我國政府便調動全國各省的軍隊，要跟日本鬼子拚個你死我活。戰事起來以後，我們的軍隊在前線上，捨死忘生的跟日本鬼子拚命，可是後方的人民竟還有許多胡里胡塗，不知道這仗是為什麼打的；又好像覺得打仗是政府的事，不用我們人民來管；政府要徵壯丁，他不願意去；政府要徵工，他覺得也怪冤枉的；還有那假公濟私的人，在辦官差的時候，想法營私舞弊；像這樣的人們，真叫不識大體，不知死活！在國家這樣危急的時候，還只顧口私自利，試問在前線打仗的兵，人家的命不是命？就是你自己的命那麼寶貴？試問國家要是保不住，你自己有什麼方法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？要是身子都掉在井裏去了，耳朵還能不跟下去？

常言道，五個指頭不能一般齊；我們的國家有這麼些胡塗人，可是明白人也不少。那些明白人，知道要保家得先把國保住，保國就是保家，救國就是救自己。他知道國家是人民的國家，救國應該齊心齊力的做，就好像火燒了房子，大家應該一齊來救火一樣。自從戰事起來之後，全國各處人民，肯熱心為國出力的真是不少，有些是我們聽到過的，也有些是我們沒聽到過的。如今單把一位送子從軍的老者，來向衆位講一講。

這位老者是湖北省枝江縣楊龍鄉人氏，姓蘇名傳松。他自幼爲農，一生勤儉度日，到如今年紀已經六十多歲，也積下了一些田產，家中雖不算富裕，也還能過得下去。

這位蘇老者有兩個兒子，大兒子名叫萬裕，年方二十二歲，娶妻張氏，甚是賢慧；次子萬芹，年紀才十七歲，尚未娶親。蘇老者教子有方，萬裕萬芹兄弟二人，俱都是克勤克儉，安分守己之人。他們的母親，不幸早已故去，家中之事，全由萬裕的婆娘張氏一人操持。這一家人真是父子孝，兄弟恭，好不和睦！

却說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，日本鬼子進攻我北平附近的蘆溝橋地方，接着又在八月十三日調兵進攻上海。我國政府也調兵遣將，決心抗戰。這消息不久就傳遍了全國，我全國人民，不分男女老少，個個都咬牙切齒，要同日本鬼子拚個你死我活。一日，這消息傳到了蘇老者耳中；他回到家去，暗自想道：「兵來了將擋，水來了土圍」，現在日本鬼子既來進攻，我國當然要派兵抵抗。只是打仗就得全國人民同心協力，有力的出力，有錢的出錢。我家中貧寒，錢是出不起的；我年紀又老了，不能出力。要報國就只有憑我這兩個兒子了。想罷，便把萬裕萬芹叫到面前，說道：「現在我國同日本鬼子開了仗，那日本鬼子同我國是四十年的深仇，這回開仗，不是他死，就是我亡，可是我全國人民的生死關頭，想你兄弟二人俱都成人長大，應該投軍去到前線殺敵才對。但不知你二人可願意去？」

蘇萬裕看見父親未曾說話就面帶愁容，正不知是爲了什麼事；聽得父親如此言講，原來是爲着國事擔憂。他急忙答道：「父親之命，怎敢不遵？只是父親年老，若是我與萬芹同去從軍，家中還有誰服侍你老人家呢？況且這回同日本打仗，既是死裏求生，要去從軍，就得抱定爲國而死

的決心；若是我兄弟二人一同爲國而死，父親百年之後，更靠誰養老送終呢？父親若肯聽孩兒一言，孩兒倒有一個主意。」

蘇老者說：「你有何主意，不妨說來。」

萬裕答道：「依孩兒之意，我兄弟二人，一人前去從軍，一人留在家中侍俸父親，豈非兩全之道？」

蘇老者還未答言，萬芹却從旁插嘴道：「哥哥年長心細，應該留在家中幫助父親過活，叫我前去投軍爲是。」

萬裕見弟弟如此說，便又道：「只要父親答應留下一人在家，依我之見，還是弟弟留下。豈有爲兄留在家中，倒叫弟弟前去從軍的道理。這樣豈不被那鄰里恥笑，說爲兄貪生怕死，不遵父命，却讓弟弟去從軍。」

萬芹又道：「哥哥說得固是合理，却不聞古人說道：『不孝有三，無後爲大』。哥哥已經成親，應該留在家中，二人有個晚生下輩，也不至斷絕了我蘇門後代。」

他兄弟二人，你一言，我一語，爭論不休。蘇老者聽得有些厭煩，便截住說道：「爲父原想叫你二人一同去投軍，誰也不要留下，你二人各有主意，倒也都是有一番孝心，只是救國就不能顧家，多一人從軍，就多一份力量。若是全國人民個個都顧念家庭，試問國家還靠誰去打仗呢？若是那日本鬼子滅了我國，不要說你們不能再孝順爲父，就是祖宗的墳墓，恐怕也保守不住了。國家若是保得住，就是一家人全都死完；我們的祖宗還可以安眠於地下；若是國家保不住，就是有一千個兒子，一萬個孫子，還不是給日本人作牛馬，到頭來吃他一刀？還講什麼『無後爲大』！」

你二人既要留在家中行孝，這是爲父就誤了你們報國，倒不如爲父前去投軍；我雖不能拿着槍刀去殺敵人，還可以在軍營中當一名伙子，拚着我這一副老骨頭，爲國家出一份力量，就死我也心安。你一人就留在家中作孝子吧。」

萬裕萬芹兄弟二人見父親生了氣，便急忙說道：「父親不必着急；既然父親願意叫我們同去，我們就避命而行。只是家中諸事也得有個安排，鄰里街坊也得託靠一番，等我二人把這些事情辦過，再進城去投軍也不爲遲。」說罷，便離開蘇老者，出門而去。

這兄弟二人出了家門，便去到幾個近鄰，分別囑託一番。說是：「我兄弟二人，奉了父親之命，要去投軍抗日；舍下一切事情，有勞諸位叔叔伯伯費神照顧。等我國戰勝日本，若是我兄弟二人能重返故鄉，再圖報答。」那些鄉里族人，聽了他兄弟二人之言，也有明白事理的，便稱讚蘇老者公而忘私，國而忘家。也有那不識大體之人，便不免暗自歎息，等他兄弟二人出門之後，背地裏罵蘇老者老胡塗，脾氣古怪，不該叫孩子們去當兵，也有那心慈面軟的老太太們，很想去勸勸蘇傳松，又想到他素日的脾氣就是說一不二，勸也無用，只得替這兩個孩子燒香念佛，禱告菩薩奶奶保佑他們得勝還家。這些迷信之事，俱都不在話下。

且說蘇氏弟兄到各家近鄰都走了一遍，到了天晚，他二人回到家中，把囑託鄰里之事，向父親述說一番，用過晚飯，各自安歇。準備明日登程。那蘇萬裕回到自己房中，又把從軍之事，對自己的婆娘張氏詳細學說一番。這事要是遇到那不曉事的女子，一聽說丈夫要去從軍，少不得要哭哭啼啼，阻攔丈夫不讓去；要是遇到那潑辣女子，說不定還要同老公公去吵鬧一番。這蘇萬裕的婆娘却不是那樣女子。她說：「從軍之事，既是救國家，又是遵父命，原是應該去的，家中之

事，有爲妻照管，你儘管放心。弟弟年輕，萬一你二人編在一個隊伍，你要多照顧他一些。無論走到那裏，都要常常往家寫信。但願我國早得勝利，再回家團聚；爲妻身懷有孕，到那時也許要給你生一個白胖的小娃娃呢。」他夫妻二人整整說了一晚的話。剛要安眠，已經鷄聲四起；朦朧的睡了一會兒，東方已經發亮。張氏急忙起牀，燒火煮飯。他兄弟二人吃過早飯，便辭別老父，一同進城。

不料到了天晚，萬芹一個人又回來了。那蘇老者一見萬芹歸來，便道：「你爲何去而復返？想必是你哥哥出的主意，叫你回來的。」萬芹答道：「不是的。父親有所不知，只因孩兒年齡不夠，按國家法令，還不到派兵役的歲數，那驗兵委員不收，因此孩兒纔又回來了。蘇老者點了點頭，心中猶白不信，總覺是萬裕從中搗鬼，故意把弟弟留下。他又對萬芹說道：「我想軍隊之中，也有年紀很輕的，難道像你這樣身量，還會拿不動槍？明天我去送你進城，一定可以驗上。」

第二天，蘇老者果然親自帶着萬芹進城去。走到了驗兵委員的辦公處門口，恰遇見那位委員要出門。蘇老者更不怠慢，迎前就給那位委員跪下，說道：「請委員通融辦理！」那位委員只當蘇老者是爲兒子懇求免服兵役，便道：「不要多說，這是國家法令，本委員不敢擅自作主。」蘇老者又道：「可憐我自己年老，不能再……」話還未了，那位委員便吩咐衛兵們說：「這老頭子簡直不曉事。把他兒子留下，把他趕出去！」蘇老者見如此說，便站起說道：「謝謝委員，這就遂了我的心願。」那位委員一聽，覺得口氣不對，便急忙問道：「你這位老者，到底是何來意？你有何心願，趕快說來。」蘇老者便把昨日兩個兒子來從軍，萬芹因年齡不够未蒙收留之事，從頭訴說一遍。

委員聽罷此言，讚歎不置，忙把蘇老者請到會客廳中，問明所住何鄉，以何爲生，家中尙有何人，等等；便把此事告訴枝江縣長；查明褒獎。縣長察明屬實，也覺得蘇老者着實可欽佩，便賞了他一塊「義訓報國」的匾額。並呈報湖北省政府傳令嘉獎。這就是義訓報國一段故事的實情。

我們的最高領袖 蔣委員長曾經說過：「我們是黃帝的子孫，與其他日爲敵人所凌辱殘殺，死有餘恨，何如捨生前線，死也光榮。」你看蘇老者對他的兩個兒子所說的話，不是正合乎領袖的教訓嗎？只要我國人民都能像蘇老者一樣，遵從領袖的教訓，「父告其子，兄勉其弟」，人人肯爲國犧牲，那日本鬼子遲早要完全葬送在中國境內，回不了他們東洋去！

（何容作）

一舉兩得

話說雲南省路南縣有一個密柯村，村子上有一百多家人家，鬼子兵雖然在我國鬧得雞犬不寧，密柯村因為遠在後方，倒也平常無事，但是好景無常，曾經在湖南、江西、湖北等處炸死過我們成千成萬老百姓的鬼子飛機，有一天第一次飛到雲南轟炸。

軋軋的機聲，驚動了雲南的老百姓，更驚動了我們的將軍，於是騰空而起，截住了鬼子飛機的去路，機關槍在天空中喀喀的響，翻筋斗，豎蜻蜓，仰攻，側擊，好一場空中大戰！殺得鬼子只有招架工夫，並無還手之力。不一會，鬼子飛機被我們打壞了好幾架，幾股濃烟，一團烈火，流星趕月似的向下急墜！其中有一架正落在密柯村，駕駛飛機的鬼子，並沒有跌死，即刻向村中逃去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村中有一位張大嫂，警報解除以後，她馬上回到家裏去。一路上只聽得人說：「鬼子的飛機被我們打下了好幾架呀！」張大嫂心裏真是說不出的歡喜。

走到家裏，坐還未定，只聽得屋後「沙」的一聲，張大嫂很是奇怪，走出一看，一條黑影一閃，已到了她的面前。大嫂一驚不小，定睛一看，只見那人頭戴皮帽，身穿皮衣，腳登長統靴，臉露慌張之情，呼吸短促，右手捏着一根手槍；他看清了大嫂以後，才把手槍收起來。

張大嫂狐疑不定，不知這個人是幹什麼的。

那人張口說話了，呼呼呀呀的說了半天，張大嫂一句也聽不懂，後來那人做着手式，摸摸肚皮，指指口，做出拿碗拿筷的樣子，隨後又在身邊拿出一捲鈔票來交給大嫂，她才知道這人是用錢買飯吃。於是把他請進了房子裏。

大嫂一邊燒飯，一邊細想：「這人爲什麼呼呼呀呀說話我一句也不懂呢？爲什麼那麼慌急忙亂拿着手槍呢？爲什麼用七八元錢買一頓飯吃呢？看他那種裝束，莫不就是炸死我們成千成萬老百姓，駕日本飛機的鬼子吧！」她心裏有些拿不定主意了，心想：「不是鬼子兵倒不用說了，如果是的呢？不是白白的錯過機會了麼？」她隨即轉念道：「不論是不是，還是去報告好，萬一是真的，可不能讓他跑掉！」她由是拿定了主意，把弄好的菜飯拿了給這人吃，即刻抽身往外就走。

好一個張大嫂，三步當作兩步行，不一會兒到了壯丁隊的門口，不管好歹，往裏就闖，衛兵也不及攔住。頂頭撞着壯丁隊長，大嫂不等他開言詢問，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的說了一遍。隊長馬上集台二三十名壯丁，如風趕殘雲般的，不一刻已到了張大嫂家裏，將屋子圍團圍住，一聲暗號，把那人活捉了，經過一番審問，那人果然是日本飛機師，名叫池島。

張大嫂領壯丁隊捉鬼子消息，一陣風似的傳了開來，這個消息傳到了雲南省抗敵後援會負責人的耳朵裏，即刻差人送了二百元錢獎她。既愛了國，又得了獎，真是一舉兩得。正是：

人人若學張大嫂，

報仇雪恥家鄉保。

青年英雄郭長青

抗戰以來，我們中國不知出過多少鐵漢，在幹着殺敵的工作。本文所說的抗敵民族英雄郭長青，便是其中的一個。

二十六年十月，我國西北部綏遠省的兩個城市，歸綏和包頭淪陷後，鬼子兵淫、擄、燒、殺，無所不為，使每個不願做奴隸的青年站起來了。這位綏遠的抗敵英雄郭長青，原是農民，馬上出來集合了幾個同志，只有一支步槍，便撐起抗敵的大旗，開始殺敵。向家裏人辭別時候，他的老父流淚對他說：「兒啊，只要你能夠多殺幾個日本鬼子，把他趕出我們的家鄉，我死也瞑目！」郭長青走了以後，這位老人便自縊了。

不久以後，郭長青的名字響徹了塞外廣大的草原。那時候他已集合了三百多個戰士，和鬼子戰了多次，殺死鬼子兵將近二百人。他的鐵騎縱橫馳騁在大青山下荒莽無際的平原裏。

塞外民衆都盼望郭長青的到臨，都想瞻仰這位青年抗敵英雄的豐采；郭長青一到，他們拿出好酒好肉歡迎他，說：「吃吧，省得日本鬼子來吃。」郭長青却謝却了，他說：「等把敵人趕出國境後再來吃不晚！」

每到一個地方，郭長青便集合民衆講話：

他問：「你們願意當亡國奴嗎？亡國奴好當嗎？」

大家悲壯激昂的同聲大喊：「不，我們死也不做亡國奴！」

郭長青每要離開一個地方，父親們都送他的鬼子，妻子們都送他的丈夫，紛紛到郭長青的部隊裏；「去把，跟郭司令打日本鬼子去，免得鬼子來了殺你！」他們眼巴巴的看戰士們開拔去了，都默默地祝福勝利，盼望郭司令再來。

日也打，夜也打，儘是在平原上廝殺。鬼子的汽車狂叫亂竄，郭長青的鐵騎直撞橫衝。打殺了敵人，達到目的之後，便留下幾個戰士掩護着，他們大夥兒跑開了；但是第二天他們的雄姿又出現了，又拚命地打敵人，這樣子，他們在時時刻刻地游擊着。

郭長青常常說：「我的戰術是「打」和「跑」。打，打不了時——跑——跑不了的時候呢——衝。」常常鬼子兵由村口攻上來，郭長青的游擊隊就個個騎在馬上對準這村口衝了出去，人喊馬嘶，震天動地，悲壯萬分。這時候馬術稍差一點，就很困難了；因此，有些文弱點的人，只得投入其他游擊軍去了。

大家都異口同聲說：「郭長青真是一位勇敢的英雄呀！」郭長青一聽見有人稱讚他，便指着身上臂間斑斑的槍傷疤痕，笑着說：「你想，我能聽憑鬼子安安靜靜踐踏我們的土地嗎？我絕對不能。」

一天，他的一個姐夫來找他了，對他說：「你爲什麼要打日本呢？日本又不是你一個人的仇敵，犯不上這樣沒吃沒穿的活受罪呀。走吧，還是投降去，包你做官享福！」郭長青一句話也不說，叫弟兄把他這個姐夫拉出去，殺死了，恨恨的罵道：「媽的，投降日本，忘記了自己是那一國的人！」

因爲打鬼子打得好，先前不久郭長青的游擊隊被前線我方軍隊收編了。前些時，這位民族英雄回到後方來了，綏西民衆熱烈歡迎，祝他再上戰場，打殺敵人。

中華好兒女

每冊實價二角
外埠另加寄費

編者 徐君梅

發行者 福建省政府教育廳

印刷者 教育廳特約印刷所

經售者 省內各大書局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版

22

282919



SKBC
HG
I246.8
39

國幣0.20

B6 (125×176MM)